

冼紫晴 六禮 自此之後，我終於學會聆聽的重要

烏雲密佈，那天陽光用灰雲掩飾了自己，不敢與人類作對。終於陽光的眼淚不禁掉下，任性地撒在大地。她的心情如同那天的陽光，有苦卻難言，最終無以承受。那天之後，我終於學會聆聽的重要。

八年前，我和丈夫的二人世界被打破了，因為一個可愛珍貴的天使降臨在我們的小家庭。她的幾條毛髮濕溼的，眼睛睜開來時宛如晶瑩剔透的寶石，還有小小的紅唇——我一直都對於擁有一個孩子毫無實感，但她真的來到我身邊了。雖還未能適應她的存在，但我已經計劃周全，我希望她將來可以擁有十八般武藝，琴棋書畫無一不精！然後我會送她到英國唸牛津大學，回港做一個威風凜凜的大律師！啊！真希望她能在某年某月某天穿着律師袍，戴着金色的假髮泛着淚地感謝我為她預備精心的生涯規劃，讓她現在能無憂無慮地生活！

在她三歲那年，我把她送進了有名的幼兒園，這可好了，一條龍保入小學，中學B2接受良好的教育，想必公開試亦不會榜上無名。為了這幼兒園學位，我可是「孟母三遷」，從屯門搬到九龍塘名校網——「媽媽，我不能跟朋友去遊樂場玩十分鐘嗎？」，她忽然中斷了我的回憶，「不，五秒也不能玩。」我板起臉，語重心長地說：「你記得嗎？我說過，這是為你好，我們一心最乖了，對嗎？」

「我記得，但——」

「乖孩子從來不說『但是』喔！」

她垂下了頭，手指扯了扯嘴唇的死皮，一語不發。她似乎是在鬧脾氣，但孩子呀，你終究會理解我的用心良苦，堅持幾年，你的人生就要風調雨順，大富大貴了，我這是為你好。

在她五歲那年，我讓她開始學鋼琴，希望她在十歲時考到演奏級，那時她升中亦有幫助。丈夫有時候亦會責怪我兩句，說我為甚麼要她必須學會琴棋書畫，為甚麼要求她當律師。我也不其然回答，我這是為她好，我希望她能成為社會上流，不被人貶棄嘲諷。

今天是女兒考五級鋼琴考試的日子，一大早，我就幫她用鮮紅色的絲帶綁好馬尾，穿着黑白色的小裙子，像是萬中一點紅，像我所期望女兒的未來，也是鶴立雞群地成功。

到達了考場，天氣糟透了，烏雲蓋頂，甚至一絲豔陽的光芒亦無法感受。沒事，女兒綁了紅絲帶，一定逢凶化吉，順利至極。她緩緩走到鋼琴面前，畏首畏尾地坐下，

手腳都在抖顫，手指又開始撕走嘴唇的死皮。她緊閉雙眼，努力控制呼吸，額頭卻開始冒出汗來，她又捂住心臟，狀甚痛苦。

我覺得甚不對勁，準備起來帶她看醫生，此時她卻開始彈奏歌曲，我亦只好緩緩坐下。她到歌曲的副歌前段，眼睛卻開始滑落淚水，從眼角直至唇邊，一直沒法停止。到副歌結束，她忽然停了手，看着我，跪在地上。

「媽媽，對不起，我忘記之後的旋律了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」

我馬上起來，牽着她的手，向評審深深一躬，就帶她離開了考場。她一直牽着我的手，我能感受的只有她畏縮可憐的顫抖。我卻開始溫柔安撫她的背部，輕聲說：「沒關係了，沒事了……」

回到家中，她跑進了洗手間。剩下我隻身一人看着那個冷冰冰的獎杯櫃，發呆了好久好久，又揭開了相簿。啊……她是何時開始臉上不再掛着微笑，而是凝重，焦慮和不樂意呢？我閉上了眼睛，卻聽見她在洗手間中抽泣的聲音。這種聲音是在綿羊在灰狼眼前最後的潑泣，渴望着某人會突然出來救牠，但這僅是一種愚蠢的渴望，因為根本沒有人會來拯救牠脫離絕望——而這隻狼卻是羊的母親，是何等的諷刺。

她滿眼通紅，嘴唇的紅血與她的紅絲帶諷刺地相呼應。「一心，坐在我旁邊。」她抿了抿嘴，坐在我兩個座位遠的位置。

「告訴我一直以來的感受吧。」

她怔怔看着我，然後緩緩地說：「但我的感受很不乖，你真的想聽嗎？」

「我要聽。」

「其實我不喜歡媽媽你為我報名的一切。」她輕瞥我一眼，看我眼色，又拭了拭淚水。「我不想學琴，我想學溜冰；我不想補習，我想去玩耍；我不想讓媽媽失望，我想讓媽媽看到我考試滿分而露出的那個笑容，我想成為乖孩子。」

我聽了，頓時眨紅耳赤——不是憤怒，是難堪。我以為她會感謝我，會喜歡我為她所預備安排的，但卻不是。她討厭，她害怕，她擔心。她一直欲言又止，因為她想變乖孩子。我一直沒有聆聽，因為我只想她變乖孩子。

我看到她這個哭臉，聽到這番說話，又感受到這份畏懼，不由主地心如刀割，我張開手，主動緊抱着她。那晚上，我聽着她的絮語，聽着她的夢囈，聽着她的喃喃……

我們相擁而泣，直至月兔東升。

我聽了她，不需要再學鋼琴和補習，可以和朋友去偶爾遊玩。她向我投以感謝，又綻放出昔日最美麗可貴的笑容。

自此以後，我終於學會聆聽的重要。